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五十一回 澹台惠西郊正法 王禪祖仙洞指迷

話說澹台惠滿心著急，頓口無言。包爺問道：「這八個人難道也不是你差去的麼？」奸臣道：「原不是犯官差去的。」包公便問張鬆等八人：「你們到底是澹台惠差去的呢，還是竇總兵賄囑你們的？本府台下須要老實供明，若敢以直為曲，以假作真，本府鋼刀利害。你們可知道麼？」張鬆、李德膽魂俱消，王永、朱奎心內焦灼，沈太、趙昌滿身發抖，韓禧、畢茂面如土色，久知包文正鐵面無私，大家懼怕，憑你什麼王親國戚，駙馬公侯，犯了法他總不饒。我們若不招認，恐怕八條性命盡要勾消的呢！不好，不好。我們性命要緊，老實說了，決沒有死罪的主意。主意已定，一齊多叫：「大老爺，小人們實是太師爺差遣的。」包爺道：「差你們到那裡去呢？」答道：「差小人們跟隨劉興，扮了差官，假奉聖旨，前往淮安去要殺總兵。不想劉興反去通信，故把小人們拿下的。實是奉公差遣，不干小人們之事的。」包爺道：「澹台惠，你可聽見的麼？八個人八張嘴，多說是你差去的。如今還有何辯呢？」奸臣此刻戰戰兢兢，頭也不抬，也知包公鐵面，故而滿心著急，欲要抵賴，又難以抵賴，只得招明求道：「大人須念同朝為官，求開恩典。」包爺道：「這句話也是混帳了。那淮安軍犯林和，怎麼說是金台呢？」奸臣道：「大人啊，這是奉旨改名的。」包爺道：「為何改起名來？」奸臣道：「那金台本有大罪在身，只因金殿上打死了安南國難邦石猴，聖上赦了他的大罪，問軍三年，三年無故，然後封官。實是聖上的主意，將他改做林和的。」包爺道：「本府想那金台，打死了難邦石猴，已是有功無罪之人了。從前聖上封他官職，統是你奸臣巧言說他罪大功小，應該充軍三年。就是問他個軍罪也就罷了，怎麼別處地方不問，單單發配到淮安去呢？明要竇虎把那金台殺威棍下送其性命。你怪竇虎不將金台打死，故要害他性命，可是這個緣故麼？」奸臣道：「大人啊，犯官沒有此事的口虐。」包爺道：「胡說！你看照膽台，如同秋水；判冤斷枉，絲毫無差，假真一辨能知。可記得狸貓換主，本府如何審清，豈但這些小事！你若不招，休要怪那生銅夾棍是不留情的。」列位，若講包大老爺堂上原是比较不同的，悉聽三頭六臂好漢到了法堂之上，總是膽寒的。澹台惠想：這個包黑子惹他不得的，若不招明，多吃些苦，吃了些苦免不得原要招的。到不如不吃苦而招，便宜得多了。主意已定，叫聲：「大人，正是這個緣故。」包爺道：「哼，你一個掌朝宰相，乾得好事！」奸臣道：「只求大人念在同朝之誼，格外開恩。」包爺吩咐把人犯九人一並收入天牢。答應一聲，將九名人犯上了刑具，收入天牢，不必多言。包相退堂，暗自歡喜。來朝覆旨：「澹台惠照例斬首，張鬆等徒罪。」天子准奏：「就是卿為監斬官便了。」包爺領旨，退出午門，回轉府第。登時傳令，天牢內提出澹台惠，洗剝衣衫，捆綁起來。這叫上天無路，入地難鑽。包公押赴西郊，轟動滿城百姓多來觀看。到午時三刻開刀，奸臣身首兩處。眾人談論，盡說包公法令森嚴。澹府家人個個下淚，夫人啼哭不休：「啊，包拯阿包拯，我家相公雖只自己差了些，老包拯太覺無情了。問他一個活罪何妨之有？嚇，全不念同朝情分，絕他性命，好不應該。且看你永遠太平無過。且看你子孫永做本朝忠臣！」夫人痛哭多時，吩咐四個家丁備棺，把屍成殮，空地停留，焚化紙陌。包公委實無情，打發趙虎、張龍押解棺木，澹家下人隨同回去。一言交代，不再多表。

且說嘉○天子傳旨：「即著武英殿大學士龐洪補受澹台惠之缺。竇虎不該擅放軍犯，惹降二級。」列位，那龐洪乃是龐貴妃的父親，也是一個大奸大惡之人。若問龐洪怎樣作為？一言難盡。若說竇老爺只做得一個總兵官，扳倒一位當朝宰相，真是出乎其類的了。莫說降他二級，就叫他不必做官也快活得緊的了。龍圖閣學士欣喜非凡，就將張鬆等八人定了地方，發配充徒。此話不必細表。

再說柴王千歲在著東京耽擱了幾日，辭駕而回。萬歲爺賜他幾樣玩物，各官備酒餞行，回轉滄州，得意非常。且說王寧那日回到東京，澹台惠早已殺過的了。投奔無門，只得投在五軍都督周爺手下做個家將。稟知大盜劫軍之事，那位周老爺一則也是奸臣，二隻金台打死了他的兒子周通，豈不痛恨金台？如今有此劫牢一事，怎肯放鬆？悄悄到國丈府中將言通達。國丈聽罷搖手叫聲：「都督不必心焦，且等達部文書到來，自然我去出奏，行文各處，拿捉便了。」周爺回府過了兩三朝，報劫監牢文書到來，國丈龐洪忙忙啟奏，嘉○天子自言道：「朕想金台從前犯了彌天大罪，死有餘辜，以後打死了石猴，赦他前罪，只得軍罪三年，三年無過。給他一個官職。那知到配不久，又犯出事來了。」便問國丈應該如何處置，速即奏來。龐洪道：「臣啟萬歲！那金台前罪難寬，幸得打掉石猴，聖恩浩蕩，定他三年軍罪。他不安本分，打死周通，理該砍頭。如今羽黨劫牢，老臣甚為憂悶，此乃國家大患，斷不可留，伏維降旨頒行天下，嚴捉金台，逐戶搜捕。若捉得金台，羽黨何難捉拿乎！」天子准奏。國丈三呼謝恩。那時萬歲爺降旨一道，龐國丈領了旨意，頒行天下。各府各縣一應地方，嚴拿首犯金台，好不緊急。列位，只為金台的名聲大得緊了，所以到處地方上的人，以及公門中的差役，多是喜歡他的。好像約會一般，多不認真辦理。

其時金台在著江員外家，聞了這個消息，好不煩悶。一眾弟兄大家解勸：「不必心焦，住在這個地方，有我們眾人幫助。若有人來拿你，叫他送了性命回去。怕他怎麼？」金台聽說，搖手道：「列位，我並非貪這殘生。」眾弟兄呵呵笑道：「什麼大事，有這樣大罪，再也不到這個田地的。二哥且自放心。」金台道：「列位，只算到這田地卻也不妨。」多道：「這便心焦他怎麼？」金台道：「啊呀列位，我是千不擾，萬不憂，只憂家中老母，數年不見，朝朝夜夜掛心。目下多蒙眾位弟兄救我，那朝廷怎肯干休？行文天下，取我首級。還恐怕到貝州去捉拿家眷，更加憂愁。若說我的妻子，乃是丈夫連累他的，倒也罷了。苦只苦兒子累娘，真正不孝。可把我骨頭磨粉，皮肉煎油，想到了這個地位，猶如亂箭鑽心，恨不得插翅飛到貝州。」眾弟兄道：「你要回去有何難處？但是回到家中仍是沒用的。」金台道：「列位啊，我若回去見兒母親妻子之面，講講別後之言，大家放心了，尋一個雞犬不聞的所在，與我母親、妻子，做個安身之處，縱有官兵也難捉拿。那時，海角天涯、五湖四海，任俺行走，悉聽官差拿了俺去，就把我粉身碎骨也甘心的了。」大眾聽言多多起敬，說道：「二哥真是孝子。」江員外接口說道：「既要回家，容易得緊。易服改名，同了幾個弟兄，一行保護上路，回家見母。但是不可耽擱，早些安頓他們，舍下必須早早起來。你是英雄榜上打頭之人。」列位，你道何為英雄榜？原來那位江員外招集英雄，結拜朋友，人數眾多，故而立榜書名。自家做了個總頭，貝州金台列了頭名。其餘朋友來一個，寫一個；先來先寫，遲到遲書。榜上有名的，多是英雄，故名英雄榜。只要等足了五百英雄，然後定了日期，在於金山結義。此是後話，不必講他。江員外勸金台回家一次，安頓婆媳二人，免得旦夕不安。不可停留玩耍，早些回來。張其問道：「那幾個朋友同去走遭？」眾人正要接口，金台搖頭答道：「我若同了人去，覺得礙手礙腳，不便不當。況且我的走路快，朋友們隨我不上。我若顧了朋友們，自己走路又覺不爽快。可不勞朋友弟兄們，且待我獨自回家便了。」眾人只得從他。江員外就去看日，擺酒款待金台，叮囑速去速回。眾好漢同聲說道：「金二哥回家不可久留，速速就來，免得我們眾人懸望。」金台應道：「我到家鄉少只十天，多只半月就來。列位不必掛念。」江員外取銀五百兩送與金台為安家之費。金台收拾好了，辭別眾人。大家相送一程方才回轉江家擔擱。

金台別了眾人，灑開大步，一頭行走，一頭想道：「我今轉家見一見娘親，好不心快。再看看那維揚小妹，將他們安頓好了，免得婆媳雙雙受災。完了這樁心事之後，悉聽誰人拿了我去，憑他什麼罪名處死了，我總是死而無怨的了。」天色尚早，不免趨路，走啊走，恨不得立時立刻到家。又只見太陽西去，行人不多，少停，皓月如燈透出來了。如若是過了十五十六這個時候，就沒有月亮。其日乃是十四，正是日去月來的時候了。那時金二爺尋個舖子，吃了晚飯，又走了二十里光景，見個石坡，是個曠野的所在。聽得背後高聲嚷道：「貝州金台不要走，我們來拿你了啊。」金台也不驚慌，住步回頭觀看。但聞人聲，不見其人。又聽得前邊叫：「捉金台啊！拿金台阿！不要放走了金台啊！」金台想呀，不在後邊，又像在前面。要捉就捉，何必唬我？便停步看前面是什麼人。又聽得左首叫拿，右邊叫捉，人總不見。金台一想：「到底什麼緣故呢？咳，不要理他，我且趨行前去。」剛剛動腳，大風撲面，跳出一隻斑斕虎來，望著金台撲來。貝州好漢喝聲：「逆畜！休得無禮。」便提起拳頭就打。那知大蟲全不懼怯。若是凡

虎呢，自然要被金台打死的。這個大蟲乃是王禪老祖打發來的，所以金台打他不退，反招大蟲馱了就走，一直馱到了雲夢山鬼谷仙師面前繳令。

列位，只因那晚王禪老祖打坐蒲團。忽然心血來潮，掐指一算，方知金台乃是上界天巧星轉世。目下雖然浪蕩，日後乃是宋朝的梁棟。如今回轉家鄉，必同王則興兵造反，身為叛逆，非但不能榮宗耀祖，而且反要殺身夷族了。故把階前一石變為猛虎，把那金台馱到鬼谷跟前繳令，虎仍變石，原歸舊處。金台此刻倒有些膽怯，周回一看，隨即說道：「這裡什麼所在阿？」王禪老祖道：「金台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貝州俠士看是一個道人打坐在蒲團上，道骨仙風，全無俗態，生成鶴髮童顏，必然是個修仙的。但不知他在此修行有多少年數了。思想一回，叉手道：「金台從不到此，未曾與道長相認，不知道長何名？」答道：「我乃王禪老祖是也。只為方才心血來潮，我就推算陰陽，知你也不過為母在家丟不下去，那未婚妻子更難拋撇，故而轉家的。」金台聽說稱「是」。鬼谷仙師道：「金台，你卻不可回去的好。」金台道：「為何呢？」老祖道：「你從前聽了張鸞說話，說什麼又有真主治世，叫你當心幫助新君，得取本朝天下。這些說話多是妖言。聽了妖言，心就偏了。可曉得本朝一統江山，社稷平安，你是個烈烈轟轟男子漢，揚名四海，切不可聽信妖言，金山結義。如今不必回家，信我言，後來榮宗耀祖，母子團圓。」金台聽到其間，叫聲：「仙師在上，那張鸞、聖姑姑的說話，原像有些妖氣，我就不聽他便了。但是久別慈親，故而今要轉家，怎叫我不可回去呢？」老祖道：「但是你回去，張鸞、聖姑姑們先在貝州了。你雖說妖言不聽，只怕妖言入耳，又改其心。身不由主，必然弄出大事來了。況且你母子相會還有幾年，更兼你母有螟蛉子，當心承值，甚為安寧。你若如今必要回去，好像黃金變鐵，好人為惡。我良言囑你，須聽信。」金台聽了王禪的話，低頭「喏喏」答應，叫道：「仙師承蒙指教，金台怎敢不遵，但叫我立身無地，何方去呢？外府他州又無至親。」未知鬼谷如何回答，請看下回分解。